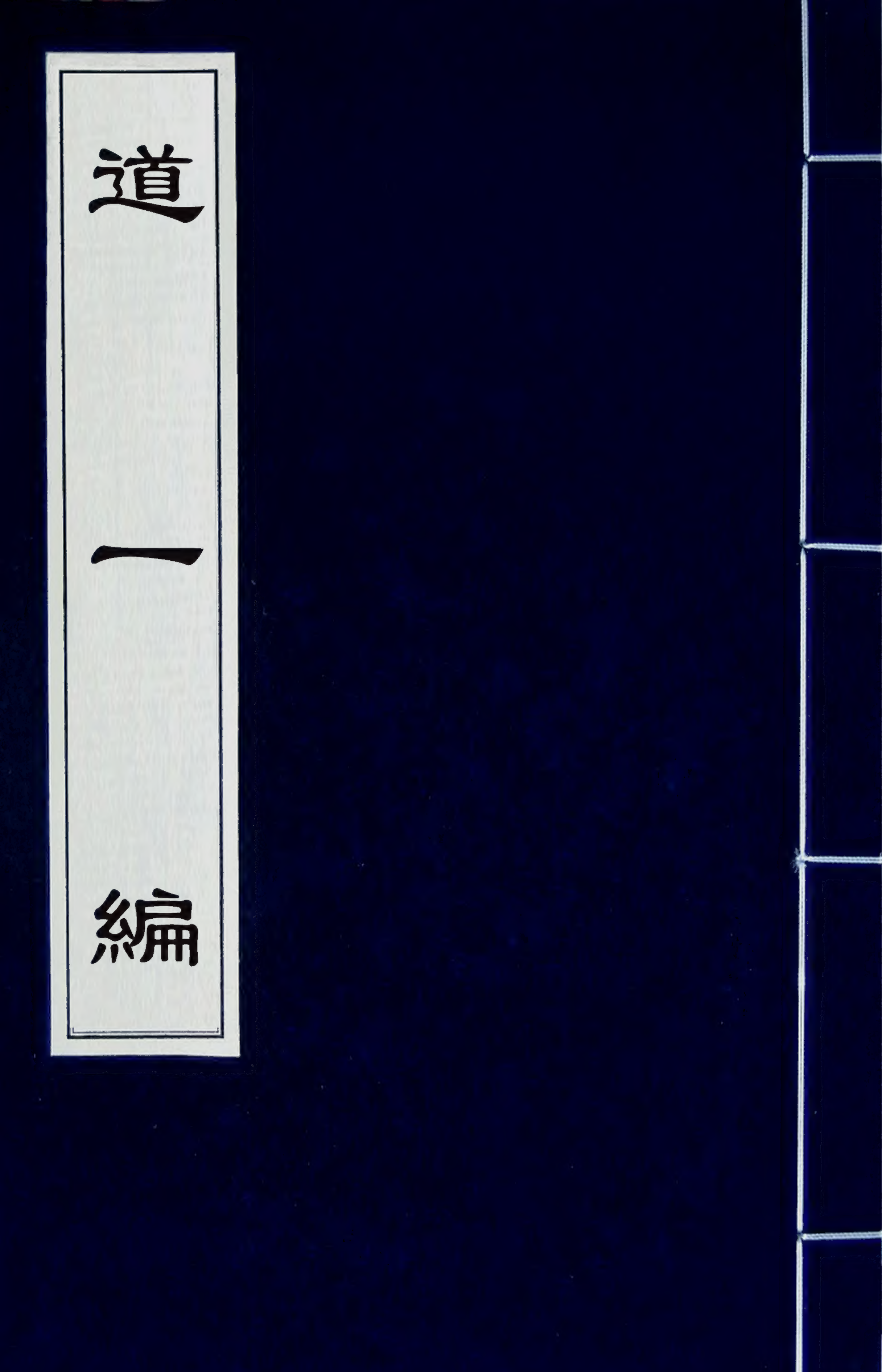

道一編

道一編序

朱陸二氏之學始同終異見于書者可攷也不知者往往尊朱而斥陸豈非以其早年未定之論而致夫終身不同之決惑于門人記錄之手而不取正于朱子親筆之書

邪以令孜之志同道合之語著于莫文反身入德之言見于義跋又屢有見于支離之弊而盛稱其為已之功於其高第弟子楊簡沈煥舒璘袁燮之流拳拳致意俾學者往資之廓夫公無我之心而未

嘗有答薛熙同之嫌茲其爲朱子而後學所不能測識者與齋居之暇過不自揆取無極七書鵞湖三詩鈔爲二卷用著其異同之始所謂早年未定之論也別取朱子書札有及于陸子者釐爲三卷而

陸子之說附焉其初則誠若冰炭之相反其中則覺夫疑信之相半至於終則有若輔車之相倚且深取于孟子道性善收放心之兩言讀至此而後知朱子晚年所以無取陸子之學誠不在南軒東萊

之下顧不攷者序之為異是
圖不知陸子而亦豈知朱子
者哉此予編之不容已也編
後附以虞氏鄭氏趙氏之說
以為於朱陸之學蓋得其真
若其餘之紛紛者殆不足錄
亦不贅錄也因總命之曰道

一編序而藏之

弘治二年歲己酉冬日長至

新安程敏政書

道一編目録

卷一

卷二

卷四

卷五

宇宙之間道一而已道之大原出於天其在人則為性而具于心心豈有二哉惟其蔽于形氣之私而後有性非其性者故孔門之教在於復性復性之本則不過收其放心焉爾顏之四勿曾之三省與子思之尊德性道問學孟子之先

立乎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其言鑿乎如出一口誠以心不在焉則無以為窮理之地而何望其盡性以至於命哉中古以來去聖益遠老佛興而以守玄悟空為高訓詁行而以分章析義為賢其辭華勝而以譁世取寵為得由是心學晦焉不明尼馬不行雖以董韓大儒尚歎於此而亦何覬其他哉于周子生千載之下始闡心性之微旨推體用之極功以上續孟氏之正傳而程子實親承之其言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

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其言之切要意之誠懇所望於後學者何如而卒未有嗣其統者於是朱陸兩先生出于洛學銷蝕之後並以其說講授于江之東西天下之士靡然從之然兩先生之說不能不異于早年而卒同于晚歲學者獨未之有考焉至謂朱子偏於道問學陸子偏於尊德性蓋終身不能相一也嗚呼是豈善言德行者哉夫朱子之道問學固以尊德性為本豈若後之分章析義

者畢力于陳言陸子之尊德性固以道問學爲輔豈若後之守玄悟空者悉心于塊坐走誠懼夫心性之學將復晦且尼于世而學者狃於道之不一也考見其故詳著于篇

此卷凡七書皆二先生論無極者書之以

識其異同之始

朱子與梭山陸氏書

伏承示諭太極之失及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為是不知却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

妙無窮而向下所説許多道理條貫脉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攧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立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為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静相會曾以此話子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説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絶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却託子静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亦不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

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朱子答梭山陸氏書

前書示諭太極之說反復詳盡然此恐未必生於氣習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尔且如太極之說熹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蓋有深指而來諭便謂熹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熹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

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邪無形器之物邪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為虛無而好高乎熹之愚陋竊願尊兄少賜反復寬心游意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為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為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得矣然此迫急即是來諭所謂氣質之弊蓋所論之差處雖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則原於此而不可誣矣不審尊意以為如何于靜歸未必

綢夕得欵聆前哲所謂異論卒不能合者嘗已存
決訖矣恨不得側聽其旁時效管窺以求切磋之
益也

陸子與朱子書

往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便人僭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于芻蕘曾子之易簀蓋得於執燭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苟當於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

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已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已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

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酧斯言矣尚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為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邪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邪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

足為萬化根本邪太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真所謂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不必求當於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辨惑乃反疎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為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

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之盖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未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加力之深為日之久曾

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兄今考訂注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濂溪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於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辨則據其愛無等

差之言與許行辨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辨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為料度之說兄之論辨則異於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令梭山寬心游意反復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為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其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則

無不可矣尚何論之可立否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於急迫而未精邪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為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章非是兄答某平心觀之其[illegible]答曰甲與乙辨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其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求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稟寬緩觀書未嘗草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紬繹今以急

迫指之跡也人亦未喻也夫辭是非別邪正決疑似固貴於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頗兄無易之也敖山兄所以不復致辨者蓋以兄孰已之意甚固而視人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其則以為不然尊兄平日惓惓於朋友求箴規切磨之益蓋亦甚至獨群雌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有能為忠言者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為愧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并而承教令兄為時所用進退殊路合并未可期也又蒙許其吐露輙寓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為然幸不憚下教政遠惟為國保

叟衡齋柄用以澤天下

朱子答陸子書

前書謗論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推理是視言當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熹竊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翅白黑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為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為群言之折衷也況理既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絀古書為不足信而

直待習熟之所栽乎朱書反覆其於無極太極之
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
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
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
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
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為少而言
之者不為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
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為群言之折衷又況
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不
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
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

而緼於三者之内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尓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為中者蓋以此物之極當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輳將来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為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

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禀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為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為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喻乃指其中者為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

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躰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下之屋疊床上之床而已也今必以為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

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

以為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書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以為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泄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為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為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恠老兄平日自視為如何而亦為此

言佛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邪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邪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尒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

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為如何

陸子答朱子書

前書條析所見正以疇昔負兄所期比日少進方圖自贖耳来書誨之諄複不勝幸甚懇心有所未安義當展盡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本意也近浙間一後生貽書見規以為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為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沉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人能洪道非道洪人此理在宇宙間

罔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為人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何

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于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為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已矣疇昔明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為是也今一旦以切嗟而知其非測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穽如避荆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樂勝耻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芹之尊見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豐之嚴健南康為狀前一夕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處

必能捷有功分切敬服當讀第人人如此故所
取亦如此今人不肯但見文辭纖穠氣象論迫其
致辨其類皆要說本合貫分疏終不明白無乃
為無極所累不及周其才邪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
視其說亦當如白黑之易辨矣尊兄嘗曉陳同父
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
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疏即更脫灑磊落今
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
氣力為無極二字分疏亦更脫灑磊落古人質實
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
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

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量模寫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既沒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則不能無遺恨請

並將此來書不見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為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某竊謂尊兄未嘗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上之床下面著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就令如此又何必更於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

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爲任術數爲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楊朱未遽無君而孟子以爲無君墨翟未遽無父而孟子以爲無父此其所以爲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以極為中則為不明理以極為形乃為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無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也之元元亨則是虛字專為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

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即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即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即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即是知至夫豈不可並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為至義卻使得極者至極而已於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尊兄最號為精通詁訓文義者何為尚惑於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而反失之乎至如直以陰陽為形器而不得為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為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

性来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為非道而直

謂之形器其孰爲昧於道器之分哉辨難有要領言辭有旨歸爲辨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指歸皆不明也前書之辨其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雖意主張曲爲飾說既以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着無極二字以明之某於此見得尊兄只是强說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見粗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即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曰況太極乎其指歸本自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誣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

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致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為辨失其指歸大率類此盡信書不如無書某實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多援據古書獨頗信無極之說耳兄遽坐以直絀古書為不足信兄其深文矣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為形而謂不得為中以一陰一陽為器而謂不得為道此無乃少絀古書為不足信而微

任胸臆之所裁乎朱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傍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以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曷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乎時既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秘

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着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已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以久習於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達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所樂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教政遠惟為國自愛

朱子答陸子書

来書云浙間後生貽書見規以為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為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

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沈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

熹謂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學者所當明辨或者之說誠為未當然凡辨論者亦須平心和氣子細消詳反復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著如不能然而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恐反不若或者之言安靜和平寬洪悠久猶有君子長者之遺意也

來書云人能洪道止敢悉布之

熹按此段所說規模宏大而指意精切如曰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及引大舜善

與人同等語尤爲的當熹雖至愚敢不承教但所謂莫知其非歸於一是者未知果安所決區區於此亦願明者有以深察而實踐其言也

來書云古人質實止請卒條之

熹詳此説蓋欲專務事實不尚空言其意甚美但今所論無極二字熹固已謂不言不爲少言之不爲多矣若以爲非則且置之其於事實亦未有害而賢昆仲不見古人指意乃獨無故於此創爲浮辨累數百言三四往返而不能已其爲湮蕪亦已甚矣而細考其間緊要節目並無酬酢只是一味慢罵虛喝必欲取勝未論顔曾

氣象只子貢恐亦不肯如此恐未可遽以此而輕彼也

來書云尊兄未曾止固自不同也

熹亦謂老兄正為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真躰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為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來書云老氏以無止諱也

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請子細着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來書云此理乃止子矣

更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來書云極亦此止極哉

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為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即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此義尤明白似是急於求勝更不暇考上下文推此一條

琪驗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同無偏倚而為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為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來書云以極為中止理乎

老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己不曉文義而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

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

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為實字至為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

到耳在文書則知為虛字至為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為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此義在諸說中亦最分明試就此推之當知來書未能無失往往類此

來書云直以陰陽為形器止道器之分哉

若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熹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為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屬皆陰陽所以之器獨其所以為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為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

白不知尊意以為如何批此加點亦極解分見明處詳切示望不爲無理而其餘稿可以類推矣

來書云通書曰止類此

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為中也哉來書引經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獨截自中焉止矣而下此安得為不誤老兄本自不信周子政使誤引通書亦未為害何必諱此小失而反為

不改之過乎

來書大傳止孰古

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爲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爲四方之所面內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爲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爲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尔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閒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爲古又況其間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爲中乎

來書云又謂周子止道耳前又云若謂欲訍上之上

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又

如曰無爲之爲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向見欽夫有此說嘗疑其贅今乃正使得著方知欽夫之慮遠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於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即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曾謂不尚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

來書云夫乾止自反也

一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

底候訓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攧撲不破者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傳專有不應儒者反當回避況今雖偶然道著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秘之又曰奇此以神其姦曰繫絆多少好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間自有此人可當此語熹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

来書引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此聖言也敢不承教但以来書求之於道而未

之見但見其詞義差舛氣象粗率似與聖賢不甚相近是以竊自安其淺陋之習聞而未敢輕舍故步以追高明之獨見耳又記頃年嘗有平心之說而前書見諭曰甲與乙辨方各自是其說甲則曰願乙平心也乙亦曰願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此言美矣然熹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之見乙守甲之說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兩家姑暫置其是已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其是非之實如謂治疑獄者當公其心非謂便可改曲者為直改直者為曲也亦非

詞都不問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己意之向背為主然後可以審聽兩造之辭旁求參伍之驗而終得其曲直之當耳今以麄淺之心挾忿懟之氣不肯暫置其是己非彼之私而欲評義理之得失則雖有判然如黑白之易見者猶恐未免於誤況其差有在於毫釐之間者又將誰使折其衷而能不謬也哉

熹已具此而細看其間亦尚有說未盡處大抵老兄昆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論

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實無他老兄却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却先不好了況其言之粗率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踈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為孔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為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踈杜撰也子

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換耳周程之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約而合者反復來書竊恐老兄於其所言多有未觧者恐皆未可遽以顏曾自處而輕之也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強辨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而其末乃有若猶有疑不憚下教之言熹固不敢當此然區區鄙

見亦不敢不為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於必同也言及於此悚息之深千萬幸察

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為太極若使濂溪本書實有自為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辨矣然因渠添此二字却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請試思之

陸子荅朱子書

往歲經筵之除士類胥慶延跂以俟吾道之行乃復不究起賢之禮使人重為慨嘆　新天子即位

海內屬目然羅行堅黙率多人情之所未喻者皆小騃肩而聊氣息怫然譲不能不重勤長者愛國之懷去五月晦日拜荊門之命命下之日賞三月二十八日替贊元草判尚三年半頃有以教之首恭借兵之選伏鎮以彩前承次戒動息慰沃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皇恐向蒙尊兄從其條析且有兼若令兄遽斷來章之戒深以為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役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

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久當自悟諒今
尊兄必渙然於此矣頤依末光以卒餘教

按以上七書幾數千言二先生所以論
無極者援引揭發纖悉畢具後學不容
復置喙矣然陸子第一書云周子若懼
學者泥于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
上天之載於下賛之曰無聲無臭可也
朱子第一書云孔子賛易自太極以下
未嘗言無極也周子言之若於此實見
太極之眞體則知不言者不為少而言
之者不為多矣竊窺二先生之言無異

此兩端然猶反復不已者尹氏所謂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强焉爾是正中庸辨之弗明弗措之義豈若後世口耳之學隨人立說不復求之心得而苟焉以自欺泛焉以應人者哉抑此皆二先生早歲之事考兩家之書陸子他日不復論無極而朱子注太極圖說首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故曰無極而太極實陸子語意豈非二先生晚年有合而然與

又按朱子初注太極圖曰無聲無臭

而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系焉嘗以書問東萊呂氏東萊荅書以謂太極即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恐多系焉兩字朱子從之蓋陸子雖不主張無極而理則不外乎此也

道一編卷二

此卷凡三詩蓋二先生論所學者其不合與論無極同

復齋陸氏鵝湖示同志詩

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

陸子和韻

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須辨只今

朱子和韻

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按東萊呂氏訪朱子于寒泉而歸朱子送至廣信鵝湖寺二陸來會相與講其所聞皆不合而罷此三詩則倡酬之作也蓋二陸詩有支離之說疑朱子為訓詁朱子詩有無言之說疑二陸為禪會兩家門人遂以成隙至造言以相訾分朋以求勝而宗考亭者尤不能平恚其

以支離見斥也然朱子晚年乃有見于
學者支離之弊凡七見于友朋書札間
開示後進警切備至而陸子亦有追惟
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之語見于真
東萊之文以是知道無終窮學無止法
雖大賢近聖之資亦必盈科而後進者
如此或乃謂朱陸終身不能相一豈惟
不知象山有克己之勇亦不知考亭有
服善之誠篤志于為己者不可不深考
也

文安陸先生之學偉然立卓其言論風旨學者求之則自有餘師也然恢嘗妄有隱憂遺慮焉言先生之學者雜多究先生之學者似少夫學者門也路也知所從入之門則必知內有堂室之深知所從入之路則必知前有千萬里之遠先生以學者茫茫如在門外如在路傍而莫知所從入其誤認以為門以為路而誤入者尤多故其教多先指其所入以示之乃發足第一步也由是而之焉方將循循以導其進於深遠之地誨言具在皆可覆也如自志學入凡五進而極於從心自欲善入凡五進而極於聖神極深

則有宗廟百官之美富悠遠則有博厚高明之配合苟或升而未入於室晝而遂廢於中猶不可況今有僅於入門入路一步之初遽止而不復進步豈先生之學抑嘗記先生之詩乎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學者或止涓流拳石而未知有積至崇成之功用是致有以徑捷超入之法加議而莫有能破其說者非先生之負學者實學者之負先生也是其可不謹思而明辨哉年譜雖明備又在善學者志其深者遠者而自強不息以終之庶乎不負於所學云

按包氏此論發明陸子詩中積至崇成

四字深有警於學者